

史仲文・著

生死 兩論 (下)

死亡，面對新文明

認識大陸作家系列

史仲文・著

生死 兩論(下)

死亡，面對新文明

生死兩論（下） ——死亡，面對新文明

作者 / 史仲文
主編 / 蔡登山
責任編輯 / 蔡曉雯
圖文排版 / 陳佳怡
封面設計 / 蕭玉蘋

發行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76 巷 65 號 1 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09 號 1 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0 年 12 月 BOD 一版

定價：250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2010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目次

一、向死而生，死亡贈與文明的 5 種啟迪	1
1. 死亡使存在者升值	2
2. 死亡是解開人生奧秘的助進器	4
3. 死亡是科學的前提之一	8
4. 死亡是對生命潛能的終極檢閱	9
5. 面對死亡，人類生生不已	11
二、死是一個謎——永遠無解的謎	13
三、死的自覺乃是文明的開始	23
四、自殺及其死亡價值的詢問	29
五、死的懲處與表彰	37
六、死亡中的宗教與文化	45
1. 中、日、西三方的傳統死亡觀	46
2. 中、日、西三方對戰爭傷亡的不同詮釋	55

3. 中日、西三方面對死亡的公共表現	65
4. 中、日、西三方死亡觀念後面的宗教原因	72
七、傳統死亡觀念的文化批判	87
1. 傳統死亡文化本質上屬於等級文化	87
2. 強勢者是神，弱勢者是鬼	98
3. 厚葬的文化含義：規矩、面子與風水	107
八、死亡觀念大轉變（一）	
——現代文明的第一提問：死亡、法制與文明	121
1. 戰爭之外，惟有法律可以判處人的死刑	130
2. 傷人者必依法追究，錯案者必依法賠償	132
3. 從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到匹夫興亡，天下有責	133
4. 民大於法，法大於國——生命不可侮	136
5. 生命保護，需要多方合力	140
6. 為正義而獻身也要作價值評估	146
7. 鄙視暴力，不屑暴力，讓暴力遠離生命	152
8. 人是不可以殺的——現代文明與廢止死刑	157
九、死亡觀念大轉變（二）	
——現代文明第二提問：死亡、安樂與自尊	163
1. 不但要死得值，尤其要死得好——怎樣才能死得好	163

2. 與死亡競爭，與死神競走	183
3. 自由權力與文明的悖論	188
後記	191

一、向死而生，死亡贈與文明的 5 種啟迪

有一種理念：不懂死亡，就沒有哲學，這是什麼意思？這意思是說，死亡有它特殊性的的重要性。死是生的價值對象。

從發生順序看，自然沒有生就沒有死。但從生存意義上看，沒有死，也沒有生。

雖然死亡是人類最不願意面對的事情，然而，如果只是生而沒有死，那麼，這世界一定可怕，而且比造成巨大死亡的任何災難都更其可怕。

請君細想，現在的地球上只有 60 億人口，地球已然不堪重負，如果這地球上還有 600 億人，6000 億人，那該是什麼樣子？上帝愛我，這情況不要發生，果真發生了，任你什麼科學，面對這樣眾多的人類也將手足無措。在那樣的情況下，人們所祈盼的就不會是生存而是死亡了。

上帝，讓人類快死些吧！多死些吧！何況，死的意義，不僅於此。因為人生自古終須死，所以，才顯出生命的無比珍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有限的東西才無價。如果人的生命是無限的，那麼這生命一定很廉價。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且這有限的生命只有一次。因此，人類百倍地珍視她，守護她，千倍地敬重她，鍾愛她。

死亡對人生而言，意義如此重大，信筆書之，便有如下種種。

1. 死亡使存在者升值

我們中國對極其長壽者，有一個極好的稱謂，叫作「人瑞」。瑞者，吉祥之謂也。人瑞，便是人類吉祥的象徵。比如當今之世，百歲老人，便是人瑞。

人瑞，「瑞」在何處，就是他（她）比之常人更為長久地遠離了死亡。其實，不止人瑞，世間萬物——姑且稱之為存在者，都因為有死亡——消亡做代價。所以那些倖存者，才顯得彌足珍貴。

魯迅生活的時代，宋版書就已經十分難得，先生也曾感歎連元版、明版書都貴到嚇人的程度。因為什麼？因為存在者稀。其實，所謂文物，除去其他種種派生的原因，最主要的評價依據就是它留存的久遠，而且留存的多少。

春秋時代的錢幣，如果全然或者大部分保存下來，那實在也沒有什麼，不過是一些春秋時代的錢幣而已。魏晉時代的書畫，如果全然或者大部分保留下來，現時的人們難免對它們挑挑揀揀，因為充其量，那也不過是一些魏晉時代的書畫而已。明清時代的傢俱，如果全然或者大部分保留下來，同樣沒有什麼值得驚奇的價值存在，它們依舊不過是一些明、清時代的傢俱而已。

然而，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不可能，它才來的珍貴。比如某一個皇帝，他有 10000 件磁器，這萬件磁器，千姿百態，1000 年後，其中的 9999 件都沒有了——都消亡了——詩意地說，都死了。那麼這剩下的一件，哪怕只是那 10000 件中收藏品中最小最醜最不起眼的一件，我們也非得把它奉為至寶不可。此無它，因為，它是唯一的倖存者。

正因為它者的死亡，才顯示了這在者的光輝。器且如此，人尤如此。以樹比人，殷仲文才顧庭槐而長之歎，庾子山才作〈枯樹賦〉以抒情。所謂：「昔年種樹，依依江南；今番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巨人偉人過世，固然使天下感傷。親人友人故去，同樣令相親相愛者傷心無限。受觀眾愛戴的公共人物故去了，同樣有多少相識或不相識的人要為他灑一掬同情之淚。

早幾年，臺灣的三毛女士去世，海峽兩岸俱為震撼。這震撼不是世事的震盪，而是人心的傷感，至少是那些三毛的讀者，要為這位美麗、聰慧、妙筆如花的女士的辭世，心情久久難於平靜。

又如小品兼評劇藝術家趙麗蓉女士去世，更在眾多的趙迷當中引起極大的振動。趙麗蓉是真正的人民藝術家，她生前，既不是任何一級的政協委員，也沒有得過任何一項國家和官方設立的文化獎項。然而，人民懷念她，觀眾想念她。斯人既去，人們給了她別人享受不到的榮譽。

還有現代舞的青年藝術家陶金，大陸中國人知舞、喜舞的人不多，至少不比喜歡小品的人多。但陶金的故世，自有為他傷心欲碎者在，又有為他萬般惋惜者在，還有為他以墨當哭者在，更有為他奮起狂舞者在。

這一切都是死亡的啟迪，甚至可以說是死亡的「恩賜」——如果我們一時找不到更好更準確的語彙的話。

古人云「黯黯傷神者，唯別而已矣」。別已傷神，何況死乎！死是永難追回的別離。死亡使一切存在者升值，除去永存者外。然而，真的永存者，又有誰呢？世間唯有上帝不死，可惜上帝沒有青春。

2. 死亡是解開人生奧秘的助進器

中國有久遠的儒學文化傳統。儒學文化，喜歡言生，厭惡言死。孔子的弟子向孔子請教死後的問題，孔子不高興，對他說：「未知生，焉知死？」

然而這只是問題的一面，還有問題的另一面——未知死，焉知生。

甚至可以這樣說，大抵那些對死亡的意義沒有感悟的人，很難理解人生的意義；那些對死亡的價值不能理解的人，他的生的觀念亦很難徹底。西方近代哲學史上，敢於和慧於面對死亡的哲學家乃是海德格爾。

海德格爾常常被稱之為存在主義哲學的鼻祖。其實，對「存在」的重視，古已有之。海德格爾的獨特貢獻在於，他開始分別在與在者，認為只有在者才能理解存在的意義。海德格爾哲學的內容博大，但它的一大特點，即肯於並善於直接面對死亡。在這個意義上，他的存在哲學亦被稱之為死亡哲學。研究者說：

將海德格爾哲學稱之為死亡哲學，並非意指其哲學乃是在死亡面前的人生觀照，而是突出其哲學與死亡的直接面對。事實上，正如歷史的創造每每蘊含著裏比多的衝動一樣，幾乎每一種哲學每一個思想家乃至聖賢至尊都是從對死亡的畏懼起步的，只是前人不如海德格爾這麼貼近死亡直面死亡，從而總是以堂而皇之的人生闡說掩飾了內心深處的畏懼，比如釋迦牟尼，比如莊子，比如孔子，等等。

釋迦牟尼、莊子、孔子是否以堂而皇之的人生闡釋掩飾了內心深處的畏懼，姑且不論。但海德格爾直面死亡，卻是事實。而

且因為他自覺面對死亡，故而對在的理解，對在者的分析，對人生的感悟與揭示，顯然來得更深刻也更清澄，同時也更有哲學的詩意。

世界大文家中，對於死亡有著特別理解的人物中，還有一位陀思妥也夫斯基。陀翁是俄國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其地位，按傳統的說法，正堪與托爾斯泰相提並論，所謂雙峰並峙。但是二者有不同。

托爾斯泰是寫實的大家，他的價值觀念是勿抗惡，他揭露一切不合他理想的醜惡，但不主張以暴力的手段去改變它們。

托翁寫實，陀翁寫心。陀翁其實也是寫實的高手，但他的重點不在於世間故事而在於人的靈魂，他不但揭露這世事的黑暗，尤其要追問這心靈的不明。一切有罪的心靈，在他的筆下，都將淋漓盡致，一筋一脈，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切自覺無罪的心靈，在他的筆下，同樣淋漓盡致，一筋一脈，受到作者的拷問。

托翁青年時代，也曾親臨前線，看見過血的揮灑與生命的毀滅。陀翁卻是被判過死刑的，而且就在即將被絞刑的千鈞一髮之際，得到沙皇的赦書，算是僥倖檢回了一條性命。

托翁最偉大的小說，當是《戰爭與和平》，最深刻的小說，乃是《安娜·卡列尼娜》，最反映他人格理想的小說，則是《復活》。我們不好說，聶赫留道夫就是托翁本身，但在聶氏身上，分明有托翁的影子。

陀翁最博大的小說，乃是《卡拉馬佐夫兄弟》，最深情的小說，乃是《白癡》，最有道德感的小說，乃是《罪與罰》，最有震撼力的小說，則是《死屋手記》。

是誰說的——唯有經過地獄的人始能想像天堂的美麗。陀思妥也夫斯基，正是一個自煉獄中走出又給這煉獄以穿透性深思的在者。而他的最尖銳最形象最深刻的表現，即是這部《死屋手記》。

古人云：讀〈出師表〉不下淚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不下淚者，其人必不孝；讀〈祭十二郎文〉不下淚者，其人必不友。我要加上一句，讀《死屋手記》而心靈不震顫者，其人必不人——他已經沒有資格稱之為人了。

中國近代作家中，對死亡最有深刻、獨特見解的人物是魯迅。雖然，寫死的作家不算少，但寫到魯迅那個份上的不多。

魯迅對死亡的認識，首先與他的身世有關。他的祖父因為科考行賄，是被判了秋後決的。這秋後決有類於今天大陸刑法中的死刑緩期執行，但又有不同。秋後決，秋後不一定決，但很可能決，決與不決都和被判者家屬的態度有關。如果你關節打得通，禮物送得到，那麼，秋後就「不決」，否則，八成就給「決」了。魯迅的祖父因行賄而獲罪，他的家屬又要用行賄的辦法求其不死，有點兒黑色幽默了。

魯迅祖父在大牢中面對的是死亡，他的家屬面對的是親人可能死亡的恐懼，而他的父親，又不幸患了絕症——當時的絕症。不用說，面對絕症病人，這無異於面對死神的猙獰與狂暴，於是，一個原本富足的官僚家庭破落了。

魯迅生長在這樣的家庭，又身為長子，種種畏懼艱辛，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以及由富足而破落的百般感受，尤其由此而引起的種種精神創傷，都使這位以後的世紀文豪，對家庭、對傳統文化，對民族興衰，有了不同於常人的見解。

魯迅是敏感的，又是深刻的。敏感因為他曾經面對親人死亡的警示，深刻是因為他曾經經歷了家族敗落的切膚之痛。加上他後來又染上了同樣的不治之症。他以這樣的眼光看世界，加上他的學識，他的文化，他的素質和他的追求，所以他的敏感是可以理解的，他的深刻也是最具說服力的。

魯迅的小說，特別是他收集在《吶喊》與《彷徨》中的不少作品，死亡往往成為不可逃避的主題。他因憤怒而「吶喊」，又因找不到出路而「彷徨」，但這不影響他作品的深刻性。他的名篇〈藥〉、〈孔乙己〉、〈阿 Q 正傳〉、〈傷逝〉、〈祝福〉中的人物，沒有一個是活下來的。這些人物各異，性格各異，出身各異，學識各異，但無一不悲慘地走向死亡，且又以他們的死亡給讀者以啟迪。

不僅小說，就是他的散文詩——《野草》中，對於死，對於夢，也有諸多描寫，雖然也寫「希望」，也寫「秋夜」，也寫「風箏」，也寫「過客」，但那主題是嚴肅的，而且往往寫到死時，便有神來之筆。

魯迅深解死亡的含義，但他不屈服邪惡的壓迫，於是：「他舉起了投槍。」魯迅壽命不長，只活了 55 歲，但直到臨終前的幾十小時，他還沒有放下戰鬥的筆墨。死前幾個月，他寫了遺囑，他的遺囑寫得尤其不同凡響，最為不凡之處，是這遺囑表現的依然是不屈的靈魂。

在某種意義上講，海德格爾的哲學，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說，魯迅先生的精神，都是被死亡啟迪與激揚的結果。死亡本可以成為哲學教員，如果它本身還不能成為哲學的話。不僅如此，死亡還可以是美麗的，甚至是壯麗的。

英雄的死亡，往往帶有壯麗的色彩。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犧牲的反法西斯英雄們，可以說人人身上都煥發著壯麗的光彩。

死亡是令人痛心的，有價值的死亡除去痛心之外，尤其令人慷慨，令人神往，於是便有了悲劇。西方的悲劇歷史好長好長，不但創作多多，而且評論多多。中國人也有許多成功的悲劇創作，但走的往往是另一個路數。但那本質，似乎也沒有太大的不同。魯迅先生說，悲劇是將那有價值的東西撕破給人們看。說得生動明白，令人信服；帶有死的味道，又令人警悟。

死亡的文學表現，便是悲劇。現在，悲劇似乎有些不當時了，然而，只要社會中存在悲劇的種子，藝術品類中就有悲劇的位置，藝術創作中就有孕育悲劇的土壤。

所以《哈姆雷特》是永遠也說不完的，儘管後來人可以有一萬種理解，但終究掩不住它那令人有些炫暈的悲劇之光。

3. 死亡是科學的前提之一

死亡並不與一切科學領域相關，但它至少與醫學相關。

因為它與醫學相關，所以它又與眾多的學科相聯繫。

醫學的終極鬥爭對象乃是死亡，雖然它所直接面對的乃是種種病痛。醫生職責彷彿在與死亡拉據。病人不該死而死了，便是醫學的失敗，可以死的病人康復了，便是醫學的勝利。當然，特例也有。畢竟人不能永生，人既不能永生，醫學為人類的最佳貢獻，無非是延長人的生命和提高人的生存品質。

如果沒了死亡危脅，那麼，醫學的重要性、必要性必定大打折扣。人既可以不死，還怕疼痛嗎？還怕騷癢嗎？還怕中毒嗎？還怕七災八難、五癆七傷嗎？

怕也怕，但一定不是真怕，至少不會怕的要命——因為它根本要不了你的命。於是勇敢者會說，疼就讓它疼去吧，癢就讓它癢去吧，毒就讓它毒去吧，腫就讓它腫去吧，既無生命之憂，就當它是一種鍛煉好了。

那情形，就如同美國動畫片《米老鼠與唐老鴨》一樣。米老鼠壓在巨石之下，是可以變成照片狀的。然而，沒有關係，照片就照片，照片是死的，米老鼠是活的，轉瞬之間，依然活蹦亂跳。又好像唐老鴨進了巨大的機械滾筒之中，不是成了照片，而是成了麵捲。

然而，麵捲也不過麵捲罷了。唐老鴉依然呱呱大叫，依然憋氣十足，依然怪癖不改，依然我行我素。於是，醫學的存在，成為可有可無。醫學既已可有可無，很多相關的學科也就失去了發展的動力。

又好像中國的神話故事，哪吒死了，還有魂在，於是太乙真人便裁剪荷花荷葉作人形，一把手將哪吒的靈魂推入，便有一位更其高大，更其光彩，更其鮮亮的哪吒跳將出來。

因為不死，天堂固然是個好去處，就是地獄，也並不讓人害怕。地獄無非多些磨難罷了。我們進一些神廟，或者讀過《聊齋》，知道那些設計者與創造者，對於地獄的恐怖很是費了一番功夫。然而，細想起來，那又沒什麼了不起。充其量也不過就是上刀山，下油鍋，剮首挖眼，敲骨吸髓而已。然而，折騰一個「六夠」，還不是一個原本的你。

站在另一個角度看，醫學又正是與死亡奮鬥而發展起來的。因為要救死扶傷，才有了醫學，才有了內科外科，才有了四診八綱，才有了中草藥，才有了推拿針灸，才有了X光片，CT，以及核磁共振等種種醫療手段。

醫學與死亡作對，可謂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死亡與醫學作對，又可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類永遠不能戰勝死亡，醫學便永遠處在歷史的發展之中。

4. 死亡是對生命潛能的終極檢閱

檢閱生命的潛能，包括兩個基本的層面：即生命的檢閱與死亡的檢閱。這裏討論第二個層面。

死亡對生命的檢閱，既是殘酷的，又是彌足珍貴的。

死亡壓迫人的生命，人的生命不屈於死亡的壓迫，那結果，是看著面對死亡時，人的生命潛能究竟有多大。

現代人，尤其是現代中國人，最為害怕的疾病，莫過於癌症了。人類談癌色變。得了癌症，婉轉的說法，叫作得了不治之症。

然而，癌症並非不治。實際上，現在的癌症患者，尤其是經早期診斷及時治療的癌症患者，其存活期在五年以上的，並非只是個別現象。很多生活了或者說正常生活、工作了二三十年的老患者，也並不鮮見。

北京有癌症患者的聯誼、鍛煉群體，大家不但生活得如正常人一樣，而且其中很多人生活得很達觀，很幸福，也很快樂。因為他們是從死亡線上得勝歸來的戰士，所以他們生活得比一般人更達觀、更幸福，更快樂。

這樣的例子很多。雖然例子很多，但每每見到類似的報導，還是令我產生一次新的刺激和感動。這些堅強的人可以說是人類的楷模，因為他們在死神面前展示了自己的生命的潛質與高貴。

這裏說一說，文學園中的「不死鳥」——張聶爾。張聶爾 28 歲時身患淋巴癌；從此惡魔一到，拼死糾纏。從 1978 年至今，「她已經住院 26 次，手術 10 次，化療更不計其數。」¹「醫生數次預測她生命最長存活期不超過 3 個月。」¹但她均化險為夷。不但化險為夷，就在她身患癌症期間，她自 1983 年始，迄今已發表 200 多萬字的作品，「她的長篇小說《葉氏父女》一出版，即被北京人民廣播電臺作為優秀小說播講。」²

小說之外，我還讀過她的人物文學《中國第一人毛澤東》。書寫得有理有據，情感動人。書分五章，末一章的題目是：「十大死神《三垂岡》」。

「三垂岡」是清人嚴遂成的一首七律。毛澤東年輕時讀過，1964 年他 71 歲時想起了這首詩，又讓他的秘書田家英為他尋找。

¹ 轉引自《文摘報》2000 年 6 月 22 日，第 6 版，高非文。

² 同上。

詩中有這樣兩句：風雲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張聶爾就此寫道：

建國以後，毛澤東又幾次提及此詩。啊，毛澤東，尤其當生命行將結束之時，援引此詩，你心中又感受到了什麼？……可惜昨天你還是「風雲帳下」一「奇兒」，今天卻只能以淒切憂傷之調唱「百幸歌」了。人生無奈，你如今真是「鼓角燈前老淚多」啊：看一部解放軍進上海的電影也要淚流滿面，讀一本史書也會嚶嚶抽泣。

人的生命有時偉大，有時渺小，有時強盛，有時衰落，然而，能與疾病周旋數十年，且有200萬字作品問世，不能說不是一個奇蹟。

「風雲帳下奇兒在」，你生了，你想了，你寫了，又何必「鼓角燈前老淚多」。

5. 面對死亡，人類生生不已

死亡是一條自然規律，有生就有死，有死才宜生。只生不死，那世界就完了。中國大陸就是因為過去的人口出生率太高了，害得現代中國人，只能一對夫妻生一個孩。獨生子女，子子得很，那也沒法，誰讓他們的爺爺奶奶，生了又生，生了還生，而且一邊生，還一邊大罵馬寅初，說真理在自己一邊，老子愛生會生能生，有什麼了不起？

是人都得死。古人不明此理，拼命追求長生不老，尤其是那些大權獨攬的帝王，越是君臨天下，還越要長命百歲。他們憑著手中的權勢，今天找不死藥，明天煉長生丹，找來找去，找到的只是沮喪與失望，煉來煉去，不知煉出些什麼東西。然而，該死，還得死，而且往往死得更愚昧，更淒涼，更荒唐。

偉人死了，令人痛心，但偉人不死，也未必就好。